

论中国作家阿来长篇小说
《尘埃落定》中的诗意叙事

شعرية السرد في رواية "سكن الغبار" للروائي الصيني آلي

Dr. HASSANEIN FAHMY HUSSEIN
Assistant Professor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Faculty of Al-Alsun - Ain Shams University

د. حسانين فهمي حسين
أستاذ مساعد بجامعة عين شمس
كلية الألسن - قس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The poetic narrative in Chinese writer Alai's novel "The Dust Settles"

Abstract: The Chinese writer Alai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riters who pay attention to the narrative art of novels. Many of his novels, especially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The Dust Settles", have obvious poetic narratives. Some people even think that "it is better to think of it as a long poem than to say that "dust settled" is a novel." Alai entered the literary gate as a poet. He began poetry creation in 1982 and turned to novel creation after the mid-1980s.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poetic narrative of A Lai's novel "The Dust Sett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y, including. The narrative art characteristics of Alai's novels, The Poetic title, The Poetic Language and The Magic Story and the characters in "The Dust Settles".

Keywords: poetic, narrative, Alai, The Dust Settles

شعرية السرد في رواية "سكن الغبار" للروائي الصيني آلاي

المخلص: محور هذه الدراسة هو الكاتب الصيني المعاصر آلاي المولود في ١٩٥٩ بمقاطعة سيتشوان لعائلة تنتمي لقومية التبت الصينية. كانت بداياته شاعرية عام ١٩٨٠ قبل أن يتحول بعدها إلى عالم القصة والرواية في منتصف الثمانينات، والتي أبدع فيها وحاز أعلى الجوائز الصينية المخصصة للرواية (جائزة ماودون الأدبية نوبل الأدب الصيني عام ٢٠٠٠). صدرت له عدة مجموعات قصصية منها "آثار الماضي" و"عامل الفضة تحت ضوء القمر". كما قدم عددا من الروايات الطويلة التي حققت شهرة كبيرة داخل وخارج الصين، وتُرجم بعضها إلى لغات أجنبية عدة (من بينها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ويتميز السرد في أعمال آلاي بشاعرية واضحة، وتركز هذه الدراسة على تحليل الشعرية السردية التي تتميز بها رواية "سكن الغبار" (١٩٩٨)، والوقوف على ملامح شعرية العنوان واللغة الشاعرية والرمزية والجانب الأسطوري وسمات الشخصيات وغيرها من السمات الشعرية التي تتميز بها الرواية.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الشعرية، السرد، آلاي، سكن الغبار

论中国作家阿来长篇小说 《尘埃落定》中的诗意叙事

阿来（1959-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他母亲是藏族人，父亲是回族人，1982 年开始诗歌创作，80 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阿来创作有不少的诗文、短篇、中篇、长篇与散文作品。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1982）、短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1989）与《月光下的银匠》（2001），中长篇小说作品有：《尘埃落定》（1998）、《空山》（2005）和《格萨尔王》（2009）等作品。阿来 1998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处女作《尘埃落定》为其最主要的代表作品，作品于 2000 年高票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作者就成为中国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品出版已有 18 年，但至今其中外版本仍在出版发售，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长篇力作。到目前为止，《尘埃落定》译成了多国文字，出版了 20 多个语种，埃及著名翻译家、汉学家穆赫森·菲尔贾尼博士也已完成这部作品的阿拉伯文翻译，准备 2019 正式出版。《尘埃落定》中文版出版二十年以来，中外已有很多研究员从不同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文学研究，有不少的研究员还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把阿来的这部长篇代表作与中外许多作家作品进行比较，诸如与中国鲁迅《狂人日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进行对比研究，证明阿来的《尘埃落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不可低估的地位。

阿来小说叙事特征：

中国当代作家中，藏族作家阿来是最重视小说叙事艺术的作家之一，他自己也曾经说过“小说家真正的能力是叙事”。他的不少小说作品、尤其是《尘埃落定》都有着很明显的诗意叙事，甚至有的人认为“与其说《尘埃落定》是一本小说还不如把它看作一首长诗。”¹ 阿来早年也是个诗人，他是以诗人的身份踏入文学大门的，早于 1982 年开始诗歌创作，80 年代中期以后才转向小说创作。他

的写诗经验对其后来的小说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从诗歌转向小说时，我发现自己诗中细节性的刻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沉溺于这种细节性的刻画。后来，刻画之外又忍不住开始大段的叙述。这些刻画与描述，放在一首诗里，给诗歌结构造成了问题，但是，只看那些局部，却感到了一种超常的表现力。一种很新鲜很有穿透力的美感。于是，开始为那些漂亮的局部罗织一个可以将其串联起来的故事。于是，小说便开始了。我很高兴自己现在可以把故事本身讲得更好，同时，把用诗歌手段进行叙述与刻划的那种表现力保持了下来。”² 因此，阿来的不少小说作品都以其叙事诗意著称，其中是他的长篇处女作《尘埃落定》。

本文拟从叙事学的角度，对阿来的长篇处女作及代表作《尘埃落定》的诗意叙事进行分析，主要从四个方面概况这部作品的诗意叙事，包括：阿来《尘埃落定》中的标题诗性、《尘埃落定》中的诗意语言、《尘埃落定》中的传奇色彩及《尘埃落定》中的人物形象。

1. 《尘埃落定》的标题诗性

近五十多年来，随着现代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及其结构、表现手法、语言等方面的快速发展，中外现代小说家不再是那么重视运用那种直接表现小说作品含义的标题，认为这种标题只不过是一种老的艺术模式。中外现代长篇小说创作不断地发现了不同方面的实验，中国 80 年代初就出现了“先锋作家”队伍及其所创作的“先锋派小说”。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以来，中国小说家们就开始借鉴西方各种文学流派等，其所创作的小说作品中，开始少见现代文学小说家如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等写作长篇小说作品那种直接表示作品含义的直接性标题，如《家》、《子夜》、《邻家铺子》、《二马》等作家作品。

新时期以来，中国不少当代长篇小说家就开始实验那种富有象征性、隐喻、神奇、模糊不清的标题为其作品的篇名。其中是当代作家阿来的作品，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尘埃落定》的标题。就这部作品的标题，我们认为读者要精读作品较大篇幅、甚至是全书才

能读懂作品标题的意义何在。阿来的这部作品的标题富有很强的诗意性。

阿来作品的外国翻译家与外国读者更是最难懂《尘埃落定》的标题及其象征性。比如，作品 2000 年在中国国内出版中文版本后，2002 年就由当今著名的美国汉英翻译家葛浩文及其夫人林丽君共同译成英文，作品在英语世界出版有两个版本，英文版的书名为《Red Poppies: A Novel of Tibet》及《Red Poppies》，两位美国翻译家没有按原著的直译（The Dust Settles）来翻译作品的标题，而采取了自己认为是最符合英语读者文化与接受兴趣、并提出了自己的标题。就此译者葛浩文曾说：“一个国家的评价标准或者说文学观，跟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学观当然是有差异的”。³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翻译每节标题时坚持了直译原则的葛浩文夫妇，在翻译书名时却没有选择将《尘埃落定》直译成（The Dust Settled）而是用（Red Poppies）更换了原书名”。⁴

按照作者于 2016 年 8 月份参加由中国作家协会于吉林省举办的“第四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期间，与阿来先生交谈《尘埃落定》的外文翻译情况时，也了解到了阿来本人也不赞成美国翻译家的标题选择。就该作品的阿拉伯语翻译而言，埃及翻译家穆赫森·菲尔贾尼博士虽然早就完成全作品的阿拉伯语翻译、已交出版社进行校对、编辑准备正式出版，但还没有最终确定作品的阿文标题。“我很早以前就开始译介阿来先生的长篇代表作《尘埃落定》，我个人认为，阿来的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最佳作品，作者也是世界文学的一位大家。近期我已完成作品的阿拉伯语翻译，交给了中国出版方安排出版，发到出版社的阿文稿件选择了“هبوط الغبار”为阿文版书名，但我还在思考更适合作品内容的另一标题。根据我与阿来先生的多次交谈，我得知他不赞成美国翻译家葛浩文为《尘埃落定》英文版的书名标题《Red Poppies》(زهرة الخشخاش)。我个人也认为葛浩文的标题选择的完全不合适，他的这一标题只不过是一种市场性的标题，远离了作品内容的含义及文本要传达的意蕴。阿来同时也有点不赞成我坚持直译原则将作品的阿文书名译

成"هبوط الغبار" 或者"سقوط الغبار"，鉴于作品所包含的哲理性、佛教意蕴及藏族文化特征。”⁵

就《尘埃落定》标题的英阿文翻译而言，我们认为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夫妇选择作品中的一个意象“罂粟”为其译作书名是不太合适的，他们这不过是找了一个适合其英语文化及吸引英语读者的市场性标题而已，这也是作品译者葛浩文所强调的“很多时候一部作品能不能翻译，还得看出版社的意思”⁶。换句话说，如果葛浩文使用直译翻译作品的标题，这就不会受美国出版社及英语读者的欢迎。就作品标题的阿文翻译，我们还是赞同埃及翻译家通过直译翻译《尘埃落定》的标题，不过，我们还认为如果用"سكن الغبار"比"سقوط الغبار"更反映作者选题意图，具有一种佛教文化色彩与哲理性，阿拉伯语动词"سكن"同时也比"سقوط أو هبوط"更具诗意性。

由上可以看出，《尘埃落定》标题的外文译介问题的论证，也正体现了原本的标题诗性功能，以及阿来作品标题、尤其是《尘埃落定》中的现代性特征与主导作用。

2. 《尘埃落定》中的诗意语言

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的不少作家在其文学创作路程中努力地发展了其叙事语言，成功地将其发展成诗意语言，其中是藏族作家阿来。阿来与其他一些新时期作家一样，早就以诗人的身份踏入文坛，写诗的经历对其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很明显的影 响。阿来本人在不同的场合也承认了他前期的诗歌创作对其后期小说创作的语言等有深刻的影响，他曾称“在 80 年代中后期以及现今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在写小说前或写小说的同时，都或多或少地进行过诗歌创作。或许那种从来没有进行过诗歌写作的人所写的小说，虽然也有不少好的，但总体来说，他们的语言相对粗糙，体现不出自己在小说语言上的“野心”。我有一点这种“野心”，但永远还未达到我自己理想的状态”。⁷

阿来一代的中国当代小说家在其小说创作中也十分重视作品的语言，如张承志、苏童、马原、莫言等作家。阿来开始小说创作后的每一部小说的语言都比前部作品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及诗意

。这是茅盾文学奖评委委员会所强调的“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清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⁸ 阿来的《尘埃落定》以其语言诗性美著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阿来前期诗歌创作的经历有关、更是与阿来受到中外传统与现代叙事诗性的影响有关。作品的语言诗性美主要体现于语言的象征性、音乐性、抒情性及隐喻性等,其中较突出的是意象象征。

象征是指借助某一具体事物的形象,以表现某种抽象的概念、思想或感情。它的特点是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物之间的某种类似,使被象征物的某一内容得到含蓄而形象的表现。作者在其作品中运用这一表现方法能够深化其作品的主题。象征同时也是不同文学体裁的重要特征及手法,尤其是诗歌。象征的运用,会使文学作品出现多种解释,从而增大了作品的内涵容量与艺术的感染力。

受到西方不少小说大家(尤其是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影响的藏族作家阿来,也是中国当代小说作家队伍的又一个喜欢并善于运用象征的作家。“阿来作为一名崭露头角的藏族作家、诗人的气质,营造了一个别具洞天的小说世界。他以“白色”、“梦”、“尘埃”等飘逸的意象结构着其小说,让小说的诗意叙事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⁹ 他的代表作《尘埃落定》就是一部具有意象象征的长篇小说,整部作品就是一种象征,小说所讲述的虽是麦其土司的统治逐步走向崩溃的故事,而且是一个生动的、富有精神原乡意味或人性原色气息的故事,但这个造就了小说的故事,最终却以“大流动”的意象方式抵达了“尘埃落定”的境界。或者说,这部小说的故事本身就是一种意象体现。这作品中的意象可以划分为:自然事务意象和色彩意象等意象。

2.1.自然事物意象

自然事物意象可以说是阿来小说作品中最常见的意象,诸如其作品中的“尘埃”、“粮食”、“蘑菇”、“森林”、“土地”、“老房”等事务,《尘埃落定》中使用的“尘埃”意象最突出,如作品写到:

“一股小旋风从石堆里拔身而起，带起来许多的灰尘，在废墟上旋转…旋风越旋越高，最后，在很高的地方炸开了。里面，看不见的东西上到了天界，看得见的是尘埃，又从半空里跌落下来，罩住了那些累累的乱石。但尘埃毕竟是尘埃，最后还是重新落进了石头缝里，只剩寂静的阳光在废墟上闪烁了。”（《尘埃落定》第346页）

这里所描述的“尘埃”的落定及其落进了石缝里，暗示着藏族的土司这种封建制度的消亡以及生命的消逝，指出历史上一段黑暗时代的没落消亡以及一种传统文化的消亡。更是体现作者阿来对中国藏族历史与人性的理解，及其对于土司这种残酷、剥削的制度的批判。

除了“尘埃”这一主要的意象外，《尘埃落定》中，多处出现了“老房”（寨子）、“土地”这种自然意象，麦其土司的官寨的确很高。七层楼面加上房顶，再加上一层地牢有二十丈高。里面众多的房间和众多的门用楼梯和走廊连接，纷繁复杂犹如世事和人心。官寨占据着形胜之地，在两条小河交汇处一道龙脉的顶端，俯视着下面河滩上的几十座石头寨子”。（《尘埃落定》第9页）这表现出了作者阿来对自己原始民族文化的热爱及其对于自然与生命最真挚的感情。

2.2. 色彩意象

除了自然事务意象外，色彩意象（尤其是“白色”）是《尘埃落定》中的主要意象。阿来生长于雪山环绕，辽阔宽广的草原，白色即是雪域高原的底色，在草原人民生活中具有象征色，白色同时也在藏民的生活中广泛存在。因此，阿来不少小说作品就不缺这一“象征色”，如：《尘埃落定》第三章第八节中介绍了藏族人对白色的喜爱写道：

“白色在我们生活里广泛存在。只要看看土司辖地上，人们的居所和庙宇-石头和粘土垒成的建筑，就会知道我们多喜欢这种纯粹的颜色。门楣、窗根上，都垒放着晶莹的白色石英；门窗四周用

纯净的白色勾勒。高大的山墙上，白色涂出了牛头和能够驱魔镇邪的金刚等等图案；房子内部，墙壁和柜子上，醒目的日月同辉，福寿连绵图案则用洁白的麦面绘制而成。”（《尘埃落定》第 69 页）

本章第十一节，作者又谈到了“白色”在藏族文化的有关传说，写道：

“祖先里有一个人做了个梦。托梦的银须老人要我们的人次日用白色石英石作武器。同时，银须老人叫抵抗的土人也做了梦，要他们用白色的雪团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取得了胜利成了这片土地的统治者。那个梦见银须老人的人，就成了首任“嘉尔波“----我们麦其家的第一个王。”（《尘埃落定》第 89 页）

这个传说中，白色就成了吉祥与幸运的象征，就是比银子还珍贵。除了“白色”这一意象外，作品中还多处出现了“紫色”，作品写道“现在，眼前的景象都带着一点或浓或淡的紫色。河流、山野、官寨、树木、枯草都蒙上了一层紫色的轻纱，带上了一点正在淡化，正在变得陈旧的血的颜色。”（《尘埃落定》第 159 页）再如“从行刑人家里穿来的紫色衣服使他把我看成了一个死去多年的人，一个鬼。大多数罪人临刑时，都已经向土司家的律法屈服了，但这个紫衣人没有。他的灵魂便不去轮回，固执地留在了麦其家的土地上，等待机会。紫衣人是幸运的。”（《尘埃落定》第 162 页）

因此，可以看出，阿来《尘埃落定》中的运用象征与寓言，增加了作品的内涵容量，使其获得更加开阔深厚的意蕴，同时还未作品涂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从而增大了其诗意性。

3. 《尘埃落定》中的传奇色彩：

近年来，有不少的中外中国文学研究员在关注研究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奇色彩、魔幻色彩等，尤其是研究深受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的影响，诸如阿来、莫言、扎西达娃等作家。阿来以其受到藏族文化、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多种滋养而著称。阿来曾在其《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一文中说：“就诗人而言，曾阶段性地喜欢过西

班牙的阿赖桑德雷、法国的阿波里奈尔、意大利的瓦雷里、爱尔兰的叶芝、奥地利的里尔克、希腊的埃利蒂斯、美国的桑德堡、智利的聂鲁达等。至于小说领域，更可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西方当代作家作品的名单，有意识的借鉴与选择的便有美国的福克纳、波特·威尔蒂、奥康纳、辛格、莫里森、罗斯、艾时森、海明威以及秘鲁的略萨、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和奥地利的卡夫卡、英国的戈尔丁、奥威尔、瑞典的拉格维特等”。¹⁰

2000年阿来的《尘埃落定》长篇力作以全票入选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中国著名批评家严家炎在获奖评语里写到：“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清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

就其作品中的文化意蕴与神话色彩而言，阿来的名字总是和西藏与西藏文化紧紧联在一起的，在书写藏族文化与历史上，阿来是不二人选的。他曾坦言其文学创作与藏族文化的关系时说：“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的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取营养、是民间传说那种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自由穿越的方式，给了我启发，给了我自由，给了我无限的表达空间”。¹¹

因此，阿来的不少小说作品借鉴了外国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使其小说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他的代表作品《尘埃落定》，作品中，作者不仅运用了大量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而且还提到了不少的神奇故事。如作品中所提到的紫衣意象，作品中的“我”穿上这件紫衣侯，“这件衣服也不愿说话，或者说，我满足了它重新在世上四处行走的愿望，它也就顺从了我要保持沉默的愿望。眼前的景象都带着一点或浓或淡的紫色。河流、山野、官寨、树木、枯草都蒙上了一层紫色的轻纱，带上了一点正在淡化，正在变得陈旧的血的颜色”，“我穿上了一件紫红的衣裳。现在，我感到这件衣服的力量，它叫我转过身来，不理睬这个疯狂的家伙，上楼去了”。半夜里，“身上那件紫色的衣服推着我走，

土司看见“我”就产生幻觉，“把我看成了一个被他下令杀死的家伙”。这件神秘的衣服被扔下楼后，粘在了杀手身上，于是，一直缺少勇气的杀手，“现在不同了，这件紫色的衣服帮了他的忙，两股对麦其家的仇恨在一个人身上汇聚起来”，于是他上楼刺杀了大少爷。

作品中还多次提到了门巴喇嘛的神秘魔幻。作品写到：“门巴喇嘛对我说，他邀集来的神灵不会使用这些新式武器。跟我说话时，他也用一只眼睛看着天空。天气十分晴朗，大海一样的蓝色天空飘着薄薄的白云。喇嘛们随时注意的就是这些云彩，以防它们突然改变颜色。白色的云彩是吉祥的云彩。敌方的女巫们要想尽办法使这些云里带上巨大的雷声，长长的闪电，还有数不尽的冰雹”，“门巴喇嘛一声长啸，收剑入怀，山岗上所有的响器应声即停。(阿来：《尘埃落定》第71页)

门巴喇嘛倒在地上，叫人卸了头盔，扶到帐-篷里休息去了。我跑去看门巴喇嘛刚才戴着的头盔，这东西足足有三四十斤，真不知道他有多大气力，戴着它还能上蹿下跳，仗剑作法。等表示门巴喇嘛的神秘与不一般的力量。这些都是超乎人想象的神秘事件，表现出作者依靠类似的神话与寓言故事增强了作品的诗意叙事。

4. 《尘埃落定》中的人物形象

随着现代小说的发展，小说人物刻画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小说家能否成功地描写其小说的人物形象（不管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还是次要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作品的艺术结构及艺术价值。因此，研究小说中对人物形象细致的刻画，可以给研究者及读者一定的思考与启发。

阿来是最关心小说人物刻画的当代作家之一，换句话说，阿来的诗意艺术还体现于作品中的人物描写。其中是，其长篇力作《尘埃落定》，这部作品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小说人物形象，包括男性人物及女性人物形象，巧妙地揭示了作品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外部情态等。

《尘埃落定》中的人物形象中，有三个人物可以说是作品中最关键的人物形象，即是：老麦其土司、书记官翁波意西和傻子二少爷。作者以其著称的诗意叙事成功地展示了三个不同人物的各方面特征，及其对于作品故事情节的影响作品。比如，作品描写老麦其土司的霸气、贪色与专制等，为了满足自己情欲，他霸占了最为忠诚的查查头人的妻子，同时还剥夺了他的家产，老麦其土司的霸道性格不仅仅是面向那些底层平民与奴隶们，而且还对自己家里人“傻子”儿子体现他的这种“霸道”，如：

“一个月时我坚决不笑。两个月时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的双眼对任何呼唤做出反应。土司父亲像他平常发布命令一样对他的儿子说：“对我笑一个吧。”见没有反应，他一改温和的口吻，十分严厉地说：“对我笑一个，笑啊，你听到了吗？”他那模样真是好笑。我一咧嘴，一汪涎水从嘴角掉了下来”。（《尘埃落定》第5页）

《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可以说是阿来刻画的又重要又特殊的人物形象。全作品就以这个“傻子”的视角展开叙述，作品中，作者描写他为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家庭背景、生理特征、智力水准及生活态度的人。作品写到他的与众不同的平等思想、民平观念与人道精神，他的这个性格就受到了广大中下层平民的支持与拥护，作品描写他经常喜欢与奴隶们等下层人出去玩：

“我只喊一声：“开始！”就和我的小奴隶们扑向了那些画眉。画眉们不能往高处飞，急急忙忙窜到挨近河边的果园中去了。我们从深过脚踩的积雪中跌跌撞撞地向下扑去。画眉们无路可逃，纷纷被石头击中。身子一歪，脑袋就扎进蓬松的积雪中去了。那些侥幸活着的只好顾头不顾腩，把小小的脑袋钻进石缝和树根中间，最后落入了我们手中。这是我在少年时代指挥的战斗，这样地成功而且完美”。（《尘埃落定》第9页）

除了麦其土司与傻子二少爷等男性人物形象，《尘埃落定》中，作者还刻画了几个女性人物，但与男性人物比较起来，女性人物表现为附属品，她们在全故事情节中依附于男性人物。其中最

代表性的是土司三太太央宗，她的地位与权力主要来自自己土司丈夫，最终，她还是选择了自杀而亡。除了土司太太央宗外，作品中刻画的大多数女性人物也都是被压迫者，遭受了生活中的种种苦难。作品中的男性人物也经常看不起女性的地位，土司对自己儿子“傻子”二少爷谈及女性时说：父亲突然大笑起来，他说：“儿子，我知道你说的话是真的。”然后，他又用人人都可以听到的小声对土司太太说：“男人为什么要女人，女人能叫男人变成真正的男人，他自己把自己的毛病治好了”。（《尘埃落定》第 60 页）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尘埃落定》中，阿来成功地刻画了不少的人物形象，用诗意语言描写其人物的各种情态，但是，就他刻画的女性人物形象来说，表现出了浓厚的男权意识，她们在作品中的占的地位都是附属品、次要人物而已。但无论如何，作者通过上述所刻画的几个人物形象，增加了作品的诗意性，同时还表现出作者对西藏人们的深刻理解，尤其是反映阿来本人所了解的西藏社会的男权意识等有关思想观念。

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作家阿来自从 80 年代中期转向小说创作以来，他一直沿用诗歌的写作手法写出了多篇富有诗意性的小说作品，他的不少小说作品具有诗歌语言的特征和审美功能，这主要体现于其小说语言的象征性、抒情性、音乐性以及小说的标题、传奇故事、色彩等特征。阿来的长篇代表作《尘埃落定》小说中所运用的标题、语言、象征意象等都充分地体现了这部作品的诗性美。本文中，我们主要从作品的标题、语言、象征性、神奇故事及诗意人物形象等方面对阿来的《尘埃落定》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了作品在上述几点所具有的艺术特征，在对阿来《尘埃落定》进行多方面研究的很多中外研究中，本文或许是首次论及阿来这部小说的诗性标题，从而，肯定了阿来小说创作深受中国传统抒情文学、借鉴西方小说的各种创作手法以及世界作家的多元影响，成功地在其代表作品《尘埃落定》中体现出了这种抒情文学的实现特征，甚至，我们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来的《尘埃落定》被赋予了诗歌的各种特征

，从此也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阿来小说世界。

注释：

1. 周政保：《“落不定的尘埃”暂且落定---（尘埃落定）的意象化叙事方式》，《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4期。
2. 脚印：《丰富的感情丰富的感情，澎湃的激情----与阿来笔谈《尘埃落定》文学视界。
3. 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
4. 黄丹青：《阿来〈尘埃落定〉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创作研究》当代文坛，2014.1。
5. 作者与埃及翻译家穆赫森·菲尔贾尼博士讨论阿来《尘埃落定》在国外的接受与译介情况，2016年8月，2019年1月。
6. 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
7. 刘海燕，张驰：《尘埃落定》语言诗性美原因初探》，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8. 严家炎：《颁奖词》，见《成都商报》2000年10月20日。
9. 王泉：《论阿来小说中的几个主要意象》，《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2期，2000年4月。
10. 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间之间》，《中国民族》2001年第6期。
11. 阿来：《阿坝阿来》，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参考文献：

1.中文参考文献：

1. 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 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 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 席建彬：《文学意蕴中的结构诗学----现代诗性小说的叙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 曾利君：《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6. 胡健玲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资料》（下），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7. 张学军著：《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8.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二版。
9. 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10.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稿》，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 11.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3 月。
 - 12.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期刊和学位论文：
- 1.孔婧：《论阿来小说中的诗意叙事》，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
 - 2.杨琳：《阿来小说语言的多文化混合语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
 - 3.王泉：《论张承志、张炜及阿来小说的诗意叙事》，《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 期。
 - 4.黄书泉：《论〈尘埃落定〉的诗性特质》，文学评论，2002.2。
 - 5.李康云,王开志.阿来其人及《尘埃落定》，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1.7。

2.阿拉伯文参考文献：

١. فضل، صلاح، أساليب السرد في الرواية العربية،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قصور الثقافة، ٢٠١٨.
٢. إسماعيل، عزوز على، شعرية الفضاء الروائي عند جمال الغيطاني، دار العين للنشر، ٢٠١٠.
٣. الكردي، عبدالرحيم، تطور التقنيات السردية في الرواية المصرية، مكتبة الآداب، القاهرة، ٢٠٠٨.
٤. عزام، محمد، شعرية الخطاب السردية، من منشورات اتحاد الكتاب العرب، دمشق، ٢٠٠٥.
٥. شعث، أحمد جبر، شعرية السرد في الرواية العربية المعاصرة، خان يونس، مكتبة القادسية للنشر والتوزيع، ٢٠٠٥.
٦. قاسم، سيزا، بناء الرواية- دراسة مقارنة في ثلاثية نجيب محفوظ، مكتبة الأسرة، ٢٠٠٤.
٧. يعقوب، ناصر، اللغة الشعرية وتجلياتها في الرواية العربية، بيروت، المؤسسة العربية للدراسات والنشر، ٢٠٠٤.
٨. فضل، صلاح، تحليل شعرية السرد، دار الكتاب المصري ٢٠٠٢.
٩. شكير، يوسف، شعرية السرد الروائي عند إدوار الخراط، عالم الفكر، مج ٣٠، ع ٢، الكويت ٢٠٠١.
١٠. عبد الملك، مرتاض، في نظرية الرواية، بحث في تقنيات السرد، عالم المعرفة، ع ٢٤٠، ديسمبر ١٩٩٨.